

訪

閒聊三五事 談笑一片天

與曾昭旭先生一席談

• 編輯組 •

△以感覺而言，基本上醫院是頹廢的，醫生也是難以信任的……△

就根本上或枝枝節節來談，醫院給人的感覺總不會是好的。枝節上就包括了：醫護人員的態度，醫院的整齊清潔設備的老舊與擁擠……其實這些都還算是小事；在根本上而言因為你在醫院所面對的都是生命較脆弱的時刻；一方面經由生命本身的沉墮，你可以感到生命的有限，這種有限的感覺，逼迫著我們去面對生命終必消失的事實，於是你會感到恐懼、焦慮；另一方面，經由別人面對生命脆弱的「反應」，你會感到一種憐憫的悲哀，難過。平常飛揚跋扈，有光有熱的一個人，當面對著病痛以至於死亡的時候，竟會這樣子的放棄自己，怨天尤人，失去了對於人生的信仰。每次你看到這種現象，總是會感到一種悲哀的。

而當一個病人面對一個醫生（尤其是西醫）時，由於一種嚴重的無知，一方面不能完全的信任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完全的信任他，於是在基本上有一種隔離陌生的懷疑！在我們以往的經驗裡，看中醫時，總會細細的跟你說一些病症、病理，儘管不一定聽的懂，但感覺上是很熨貼舒坦的。但目前看病，經常會掉進一種由於不瞭解所造成的憂心焦急裡去，我覺得有時候這對一個已經生病的人來說，其實是一件很殘酷的事。

△單以利的方面而言；實在是不值得當一個醫生的，而醫生的社會印象不過是一種窘迫的衝突……△

我們總以為當醫生是很賺錢的，但我認為，如果撇開大眾媒體所造成的醫生假象，單純的以一個「人」的立場來看：醫生賺錢無寧也是辛苦的血汗錢而已！身為一個醫生，你每天所面對都是生命有限，生命脆弱的衝激，痛苦一扭曲的病痛，無依的表情，焦慮的眼神，不正常的氣味；甚至都沒有自己的睡眠時間，所以如果是只著眼於利益的追求，我覺得實在不值得去當一個醫生，當一個生意人不是更快；因此，身為一個醫生，應該要有一個自我的世界，自我的理念，否則實在是很辛苦的。

至於說到醫生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印象，我們姑且不論日據時代和大專聯考的傳統與影響；應該會發現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社會的虛無心理，譬如說對歌星吧，一方面心理很瞧不起，一方面又很羨慕。其實他所羨慕的是一些印象，而所謂印象乃來自於道聽塗說，並不是很直接的，很了解的。諸如經由大眾媒體的宣導，於是大家對各行各業都有了一些所謂的印象，而這些印象都只是一些莫須有的幻想，有多少是得之於你自己本身的經驗呢！這樣得來的印象並不代表對一個人或一個行業真正的尊敬，所以往往這種虛幻的印象和具體的面對面的經驗會不一致！以醫生而言，或許所加諸於人們身上的印象是尊敬崇高的抽象化，但當人們實際面對一

個醫生，他並沒有感到所預期的那種精神上的感動，於是對醫生的指責交相而來，形成醫生在社會地位上一種窘迫的衝突！

△在以往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生命是交給上帝的，而醫生只不過是上帝的一個工具……△

在別的行业，人們都可以朦朧著生死的問題，但醫生却太早被揭發出來，去面對生命的許多生生死死，在這裡頭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如果你真的要真心全力的去面對這許多生命生生死死的刺激，那很可能使你無法繼續醫生的工作；但如果你後來習慣了，無動於衷，這樣的一個醫生又會變得很可怕；完全將一個生命很理智的視為一個物體，我想如何在這二者之間求得一個很平衡的看法和態度，真是一個很重要、很難的課題——在以往的西方文化背景下，是將生命交給上帝的，將自己視為上帝的工具，我只盡其在我，其結果是由上帝負責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醫生的生命比較容易得著個支持，對其所努力以赴的工作比較容易得著個寄託！如果沒有堅強的宗教信仰的話，那麼對於生命的一切，就必須要由人自己負責，而「人」真是很脆弱的。意志上很可能會承受不住！這些問題的具體呈現就是「安樂死」的問題！其實不儘是安樂死問題而已，我們可以說一個醫生無時無刻都在面臨著許多抉擇和焦慮——什麼是自然的？什麼是最適當的？什麼是最有幫助的？什麼是對的？在這許多複雜的狀況下，我覺得需要引進一些和以往不同的觀念：一個道德的觀念。和西方不同的，我們不該把它交給上帝，而是要交給人，須知這種選擇的困惑與艱難，不足是醫生，更是世界上每一個人無時無刻所不能避免的擔子。就拿父母來說吧！一個三、五歲的小孩，你所做的任何決定，都不曉得對他是好還是壞，而且都有可能對他有一輩子的影響——是送他去學鋼琴呢？還是畫畫呢？送他去私立小

在一個略微飄雨的午後，我們有幸能和現任國立高雄師範學院中文研究所所長曾昭旭先生，以一盞茶悠閒地聊了二小時，曾老師疏穩平緩的語調娓娓談論著許多觀念、想法，在一片陰霾的天氣中，淡淡地參透出人文的氣息……

學呢？還是國民小學呢？犯了一個小錯，是責備他呢？還是不責備他呢？好吧！那麼就不幫他作選擇吧！但明明他就沒有選擇的能力，你不幫他作決定豈不是耽誤了他。這根本就是無可逃避的！只不過醫師所作的決定，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看到它們恐怖後果罷，所以我們要了解這是人的一個命運，人已經注定了要自己負擔起他行為的後果，不論是醫師或是病人。因為人的行為是包含了人本身的選擇在裡面的！

△人基本上是有限的，咱有鄭重嚴肅的面對消極的一面，才有可能盡量的去發揮積極的意義……△

我的意思是認為，道德有積極的意義和消極的意義，而積極意義的達成需要靠消極的意義來保障。積極的意義就是一個醫生以其較優越的經驗和知識，來幫助病人及其家屬，挽救病人的生命；而以消極的方面而言呢？我們必須要了解自己能力的有限，了解人是有限的。如此我們能有三方面的認識：第一、我要不要接受這個病人，我是不是真的能幫助他。第二、我盡我最大的能力來挽救他，但我不能保證不會出錯。如果依然有所不幸，我承受一切的後果，但却能不過分的自責，不有沉重的打擊。第三、我決不會以這種本質的無可避免，來作為心安理得的藉口，因為道德的意義在於，對於任何不幸的事物，付出一份同情的悲憫和道義的責任。

正因為能了解人是有限的，人的過失在本質上是難以避免的，所以我們「鄭重而虔誠」的接受醫生和醫學消極的一面，也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盡量的發揮醫學與醫生積極的意義；我們才能不為許多因素（金錢、名望）左右，而做下不當的處理；我們才能更勇敢、更積極的去冒險、去進取，因為在這消極的方面我敢去負責，在心理上我願意去承受萬一失敗後的悲憫與責任，所以一個醫師才能

抓住那百分之五十的機會，努力的去冒險、去挽救病人的生命，如此也才是醫學的積極意義！因為你一旦是一個人，（不是只是醫師）你已經是無可避免的須要負責，那麼我們就負責！

△所謂無力感，是因為你想做你做不到的事……△

或許你認為醫生的體會面對著「人是有限的」這個事實，會導致無力感；而儘全力的求取積極意義，會導致許多醫生對自己的躁進提出合理化的解釋。事實上所謂無力感的產生是因為你不能了解「人是有限的」；你想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你無法忍受步調緩慢的進步，你想一下子解決你所知道的許多難題，而無法逐漸的擷取進步的果實，所以你才會無力感！致於合理化解釋的問題，就牽涉到道德之外的法律和良心的問題，你的冒險必須要符合社會大眾允許的標準和過程，所以如果你是屬於躁進的過失，那在根本上就不能算是積極意義的求取！

△我們會認為時間不夠，沒有精神，只是導因於你在觀念上根本就不認為它是重要的……△

談到醫學生在醫學之外的生活精神畫面，我覺得一方面要幫助他們鬆弛緊張和沉鬱的心境，這就需要一些生活上優美的活動。譬如文學、藝術、音樂，而這些方面，目前都並不缺乏，似乎醫學院的學生都還蠻熱中的；而另一方面就是對於生命哲學的問題的思考，去直接思考生命之所以為生命的道理！這樣才能更去穩住一個醫生自己的人生觀照！而我覺得最精到的生命哲學應該是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學，所以我認為一個醫學生多少應該去涉獵一些哲學上的知識，而方法上採用討論的方法似乎比較合適，若獨自摸索真是太累了一點

！但我們若認為「並不是我不想去接觸，只是課業繁重，沒有時間」，那麼只是因為你在根本上就不認為它是重要的！如果你體認到當生命無法獲得安頓時，所有的知識才能可能都會出毛病時，那麼我相信在輕重緩急的選擇下，你一定會有時間分配給它的！正如當你發覺愛情有滯礙時，可能你連考試都會置之不理。這完全是一個“你認為它是不是重要”的問題，而不是“需要追求的智識太多”“沒有時間，太疲倦”的問題！如果說醫學院的課業太重，其他各行各業所需要的專門知識又有那一個不重呢？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想法：許多痛苦和無力直接來自於精神和生命上的缺憾，而不是來自於客觀和外在的因素，當一個生命無法在哲學和思維上獲得安頓時，那麼縱使再多的知識、才能，可能都會付之東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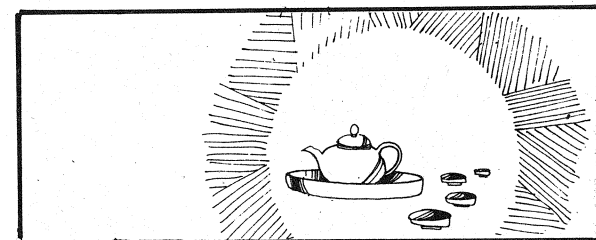
△我們經常用投靠、麻醉、逃避等不澈底的方法來解決生命上的許多問題，甚至是感情問題……△

基本上，一個人格較為獨立自主的人，是可以比較免於感情愛情失敗後所造的重大創傷，而一個人格較不獨立的人，就比較有可能受到這方面的困擾。但一旦生而為人，我們就隨時的會面臨許多感情的困擾，而且一定要去澈底的解決，不應該用逃避、投靠等不澈底的方法。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說法：「在學業沒有成就、事業沒有成就之前，我覺得不該去談論感情的問題，而且我沒有要求你等我的權利，那麼我們最好分手！」或許醫學生於長達七年的課程，更容易發生這些現象！但這許多的想法，基本上乃在於你不願意真正去面對生命上所發生的現象！感情的“產生”，是瞬間電閃般的心靈契合，而感情的“過程”和“路途”應該只和兩個人本質上的生命思維有關，諸如：人生觀、價值觀，而不應和任何社會一般的價值判定有關！太多

的時候，由於單方面的認為，不論是正確的或是虛偽的，我們習慣於以此為藉口，來掩飾自己性格上的不自主、不獨立；我們會逃避一比如放棄、分手，在根本上不去面對彼此生命照會時，所出現的衝突；我們會投靠一比如放棄這一個，再去找另一個，而根本忽視自己人格上的某些缺憾！

因此認為，感情的產生是上天的賜予，而感情路上的攜手前進，却絕對是學習、努力的過程！感情並不是一個東西，不能說我已經得到了，也不能說我已經交給你。在每次相見會面的時刻，都應該進行誠懇的溝通，讓彼此雙方的了解與信任，繼續的增進和加強，不要持觀望猶豫的態度，來彼此試探、揣測，因為如果你不夠勇敢、坦白，就會顯得不夠真誠；而不够真誠會使你更加得心虛、不勇敢、不敢坦白，那麼彼此的關係就在一種不信任的氣氛中以一種曖昧的態勢持續著，這樣才是浪費時間、浪費精神，並不是感情、愛情本身會浪費時間，而是自己許多莫須有的認定自以為是，和社會給你的假象，使你劃地為牢，作繭自縛！

再進一步來講，我們之所以願意讓自己處在一種不確定的曖昧狀態中，最基本的原因，可能是害怕受傷—如果我向他表示我的坦誠，他會不會認為我是神經病；如果我要向他表示我的坦誠，我自己的條件夠不夠，豈不是貽笑大方的出醜！諸如此類的想法都是自我的幻想，是莫須有的。感情的發生和過程，只是人與生命的照見和調應，如外在的任何條件是無關的，所以直接而清晰的交往方式，我想是最正確而有效的！世間任何對人對事的態度，絕對不能存有不明不白的心態，不明不白對人是一種侮辱，對事則易導致糾紛與誤解。



△以政治家、教育家、和醫生而言，醫生最需隨時警惕自己保有對人群的愛……△

我對醫生最大的期望就是他們應該隨時警惕自己去保有對人群的愛，因為一個醫生如果喪失了愛心，他會很容易顯得煩躁，而直接或者是間接地對自己和廣大的病人造成傷害！

身為一個醫生或醫學生，應該隨時學習警惕自己，使自己能只基於對人群的一種善意關懷，去從事醫生的職業，而不是基於一些別的價值判斷，例如，車水馬龍的病人，推陳出新的紀錄，甚至自我的實現。自我實現並不就代表自我的肯定，一種真正的自我肯定，應該是完全無關於外在因素的（開第一個心臟啦！做第一個器官移植啦！），如此，一個人才能不患得患失而心平氣和地在自己選擇的路途上平穩的前進，才能真正肯定自己的價值—如果你的選擇是為貧窮落後的人們貢獻心力！你才能不因地處偏僻，趕不上現代醫學新知而惶惶終日、沮喪不安。我並不認為「每一個醫生都須要不斷的最前端的醫學知識和技術上去做追求」，「人的

價值在於人自己的選擇，在於人對自己所選擇的堅持，而不在於一些由外鑲成的客觀條件」。

最後，我期望每一個醫學生不把名利甚至光榮視為追求的目標，因為事實上你不可能追求到它們。任何一種光榮或榮耀的給予，並不是給你的，而只是透過你給了這個行業的每一個人，給了這社會，教育著這個社會說「做人應該要這麼做」罷了！

人可以有光榮，但那種榮耀是自己給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給你的。因為我們了解到外在的，別人給予的光榮，基本上不是給你的，所以一個真正人格獨立的人，能不被社會觀念侷促了自己的路途的選擇；他們不會因為社會對於從事這方面的人給予較高的評價，而汲汲營營的非往這方面發展不可，他們不會用盡心思的去設計一條路，企圖一步一步的攫取外在的光榮；他們能真正的面對自己，賦予自己對工作職業的虔敬與尊重，平穩的堅持著自己的信念！孟子說「君子有三樂：一、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二、父母俱在，兄弟無故。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而任天下不與焉！」。一種真正的快樂與榮耀，是平凡的，是發自於自我的，更是來自於真正的自我肯定！